

七日談

(澳門篇)

蔡瀾先生那份「我活過」的灑脫，令大家又喜歡、又羨慕。人生最後幾年，處理掉房產，住在能夠看見維港的酒店房間，每天面朝大海，那些「活過」的回憶，足以慰平生吧？

近日翻到自己幾年前的筆記：「湊了一個飯局，當中有蔡瀾先生。其實當天吃飯的地點是蔡瀾先生選的，大家對那一桌子菜餚就有了信心。」

話說那是二〇一九年的事了。當年澳門辦過一次國際書展，地點在威尼斯人酒店的場地。有人打趣，說澳門果然與別不同啊，在「賭場」辦書展（威尼斯人酒店為博彩企業所有），真是「賭徒勿近」！玩笑歸玩笑，澳門歷史上總算有過一個國際書展，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六十多家出版商參展，包括中國出版集團轄下的七家出版社。蔡瀾、香港作家葛亮和內地作家劉震雲應邀來澳，三人分別在書展上和讀者面對面交流。

前兩天為此和葛亮共憶往事。他問，那為何後來就沒有了這個國際書展呢？

第二年就是那場席捲全球的疫情的到來，打亂了一切節奏。

說回有蔡瀾先生在座的那個飯局，劉震雲、葛亮、《澳門日報》陸波社長都是座上賓。面對美食，再聽蔡瀾先生講美食，雙倍幸福。

我想起那天吃了什麼，倒是記得蔡先生說，愛吃的人不會壞，因為在拚命追求美食、享受美食的過程中沒有時間思考害人。座中的我們聽了，拚命點頭之餘，不停著地吃光盤中食物，身體力行表示自己不是壞人。

問蔡生澳門他認為好吃的餐廳，他說六記

麵家的麵最好吃。此時劉震雲先生從兜裏掏出小本本，蔡瀾說一家餐廳，他就認真地記下一家。功夫在詩外。作家隨身攜帶小本本，生活中處處細節，皆為創作素材。

蔡生也說過，做生意不易，他盡量為餐廳說好話，有很多餐廳牆上都貼着他寫的美食推介文章。這是他助人的方式。席間，他果然又推薦了北京嘉里中心一家吃烤鴨的食店。那次飯局一個月後，我到了北京，朋友便訂了嘉里中心這家店的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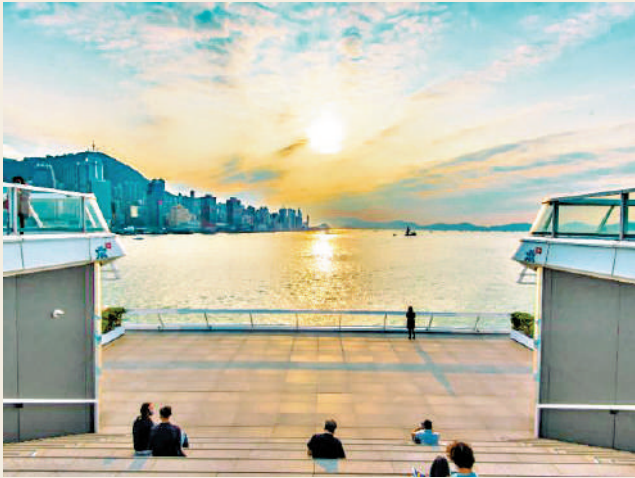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蔡先生說的比吃的多。分餐制下，他的那份食物幾乎都分給了坐他身旁的年輕人。他說越來越覺得白粥是最好吃的食物。這是嘗遍美食之後，臻至大味至淡、尋常最美之境吧？

去年，在香港的書店買過一本蔡瀾的書：《管他的呢，我決定活得有趣》。我是衝着書名買下此書，多少反映出自己的內心。人生天地間，真正遂己願的事沒有幾件。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別人的屋簷下過活，左閃右避，怕觸碰到別人的奶酪……

如果認為蔡生天生是吃喝玩樂的享樂主義者，也是主觀了。有智慧的人，都懂得順勢而為，認真做事，找到自己和世界最合適的相處方式。在書裏，他說不贊成「想做就去做」，而是「應做就去做」。（上了賊船）就做船上的工作，不要總想着從前沒上船的時候。他在人生不太順的時候，去學書法、篆刻，幾年下來，書法能夠見人了，可以給人寫個招牌。做電影，每一個工種他都去研究怎麼能做得好。也是因為做事認真，看不慣不認真的人，曾經把下面的人都炒了魷魚，沒人做事了。他說這

大味至淡

穆欣欣



◀香港維多利亞港一景。

是教訓，下一次就知道，不要炒掉全部人，先從一兩個人炒起。

不一定都要共事才知道一個人認不認真。認真的人，必然守時。我不太記得那次書展講座是不是遲開了，卻記得講座一開始，蔡先生便搬出母親教誨，對主持人說：「從小阿媽就教我守時。」

我至少在兩三篇悼念蔡生的文章裏讀到，他將媽媽教他的「守時」視為行事做人的準則：「守時是第一要義，別謀殺自己和別人的時間。」應是他在不同場合都提及過。

蔡生的文字好讀易讀，從不用晦澀生僻的字詞，也從不掉書袋、扮高深。閱歷豐富，又有才華的人，落筆水面，皆成文章。幾百字至千字文，起承轉合，層巒疊嶂，大白話讀來卻一點也不平淡，每次讀都能讀出好心情。

數年前內地出版社送我一本他們出版的蔡瀾的書——《活着，就要盡興》。書讀完了，

隨手把書轉送給了朋友。前幾天，朋友拍了此書的封面照傳給我，問我是否記得我送她此書。如非她提，我不會記得。後來，朋友說書裏有一句子被我劃了線：「魚子醬還是伊朗的比俄國的好。」我馬上想起當時自己所想，頗有趣。看來，讀書時劃線標示重點還是有用的，儘管研究證明這樣的劃重點並不能幫助記憶。但過後再看劃線，至少會想起當時讀書的心情。

周末拿起《管他的呢，我決定活得有趣》重讀，也發現了一處劃線的句子：「美女應該像謝安之履、嵇康之琴、陶潛之菊。有令到男人能有她相伴而安定下來的魅力。」這不是我劃的重點，該是我家那位，他也習慣看書隨手劃線。

蔡瀾說世上兩種女人值得交：

「一種是那種看上去顯得很年輕的女人，這種女人一定是善良的，她們保持着一種童真，沒什麼心眼，眼神是柔和的，面目是慈祥的，相由心生。」

「一種是獨來獨往的女人，不扎堆，不搬弄是非，只喜歡把自己該幹的事情幹好，享受乾乾淨淨與簡簡單單的生活。她們活的很清醒，冷眼看世界，一旦你和她們走近，她們和你交的是心。」

這樣的經驗之談，我打算告訴兒子。

舞躍破界

上周四下午，參加香港舞蹈團的新舞季發布會。轉眼，舞團成立已四十五周年，而筆者在過去十多年裏，特別是楊雲濤先生擔任藝術總監的這十二年來，親見舞團不單在舞者技巧和舞作編排上不斷提升，更見證舞團在與其他文化藝術門類（如繪畫、書法、武術等）的對話互動屢見新意，破界創造，步履不停。

今次舞團四十五周年舞季發布會，在香港藝術館二樓中庭舉行。當日晴朗，藍天下的維港格外可愛動人。楊雲濤在致辭時談及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著名畫家吳冠中先生時常到訪香港，在維港畔寫生時，眼前所見亦是這片風景。明年五月，舞團將在維港邊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《之間——吳冠中水墨行》，便是將名畫家筆下香港風景揉入舞姿身影之間，又請來香港當紅音樂創作人王菀之作曲，繪畫、舞蹈與音樂互為映照，共同建構曼妙搖曳的詩意情景。

新舞季另一部跨界之作，是入選國家藝術基金項目資助的大型舞劇《武道》。今年恰逢國際功夫巨星李小龍八十五周年誕辰，《武道》旨在透過舞蹈與武術的融合創新，詮釋李小龍功夫背後的意蘊哲學。過去八年來，楊雲濤帶領香港舞蹈團一眾舞者深入武藝世界探索，跟隨武術師傅從一招一式學起，在肢體律動與氣韻之間，尋找中國舞蹈與武術的相似和互通。今年十一月首演的《武道》，是舞團繼《凝》和《山水》等作品後，「舞×武」跨界的再一次成果展示。

將於今年九月載譽重演的非遺舞蹈詩《廿四節氣》，致敬明代戲劇大師湯顯祖的《夢·牡丹亭》，還有以熊貓為主題的閩家歡音樂劇等，都是傳承中華文化的新創作，於傳統與現代之間另闢新徑。

中國舞在當下發展，離不開傳承，更離不開創新。傳承與創新互為表裏：傳承，需在當下時代的語境中施展；創新，則要在經典的基礎上再思及發揮。不論傳承或是創新，都不應固化，也不必拘泥，而是盡可能地從在地、從時潮中汲養，如是，才能持久，且生生不息。這不僅是值得香港舞者思考的題目，也值得每一位關心中國舞發展的人關注並暢想。

燈下集
施篇

和平與勇氣的永恆錨點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取材於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爭期間的真實事件：載有近千名英軍戰俘的日本貨輪「里斯本丸」在浙江舟山附近海域被美軍潛艇「鱷魚號」擊沉。戰俘生死攸關之際，舟山漁民駕小舢舨奮力營救了其中三百八十四人。影片未刻意渲染戰爭的血腥殘酷，而是通過倖存者及後代口述、歷史影像修復與水下考古鏡頭，將這段跨越國籍的生命救援娓娓道來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傳遞的，正是一種穿越時空的和平理念。片中，中國漁民與英國戰俘素昧平生，卻在槍林彈雨中選擇伸出援手；數十年後，獲救者後代跨越重洋來到中國，向當年的救命恩人致謝——這些真實片段，恰是「和平」二字最生動的註解：它不是抽象的口號，而是危難時的挺身而出，是超越仇恨的救贖。這份跨國界的人道救援，本身即是對戰爭機器的有力控訴，亦是對和平的直觀詮釋。

「里斯本丸」事件雖發生於舟山海域，卻與香港，尤其深水埗有着深刻關聯。據載，部分獲救英軍戰俘曾輾轉關押於深水埗戰俘營，「里斯本丸」的起航地也在舊深水埗碼頭（今深水埗公園）。彼時，世界正被二戰硝煙籠罩，香港亦淪陷於日軍鐵蹄之下。然而，民眾心中對正義與善良的堅守從未熄滅。影片所提及的「守望相助」，正是香港精神的核心之

銘記歷史微光，守護和平之諾

——紀錄片《里斯本丸沉沒》觀後

一。從戰時的物資接濟到如今的社區共建，深水埗始終延續着「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」的傳統。《里斯本丸沉沒》為這種精神賦予了更厚重的歷史依託——深水埗這片土地，早已銘刻着善良與勇氣的基因。

在男性主導的戰爭敘事中，《里斯本丸沉沒》格外關注到了女性身影：舟山漁婦們連夜熬製粥食、縫補衣褲，為獲救戰俘送去溫暖；中國女孩梁秀金與英軍士兵的愛與守候；由墨鏡框改造、珍藏愛妻照片的相框，成為戰俘的精神支柱。這些細小的故事，在生死存亡之際，支撐起倖存者活下去的信念。影片沒有刻意拔高她們的形象，只是通過黑白舊照、泛黃信件與口述回憶，便讓這些平凡女性的面容清晰浮現——她們以堅韌與溫柔，在戰爭的廢墟上種下了希望的種子。這種「柔中帶剛」的力量，恰是歷史最動人的註腳。

影片伊始，「Everything in this film is true（本片完全基於事實）」的白底黑字格外觸動人心。電影以真實為內核，鏡頭為武器，與時間賽跑，與遺忘抗爭，於影像之中鐫刻下歷史孔隙中不可磨滅的真相。

這份「抗爭遺忘」的緊迫感，構成了影片



最強烈的情感張力。當鏡頭掃過垂垂老矣的倖存者，水下機器人捕捉到「里斯本丸」的殘骸——我真切感受到：歷史不僅是文字記載的宏大敘事，更是一個個即將消逝的生命記憶。導演方勵歷時八年走訪數國、打撈史料，正是為了讓更多人聽見這些「將被遺忘的聲音」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沒》的出現證明，觀眾對真實的渴望從未消失。當「本故事純屬虛構」的娛樂化表達充斥銀幕，這部作品如同一面鏡子，映照出我們對歷史責任的堅守——短視頻可以傳遞信息和情緒，但唯有沉心靜氣的敘事，方能讓歷史直抵心靈。站在和平年代回望「里斯本丸」的故事，我們既是歷史的旁觀者，更是和平的守護者。影片結尾，獲救者後代與漁民後代緊緊相擁。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話，不僅是對「銘記歷史、珍愛和平」的最佳詮釋，更是和平力量生生不息的明證。

《里斯本丸沉沒》將於七月二十四日在香港公映。在此，我誠摯呼籲大家走進影院觀看此片。它不僅是一部電影，更是一堂生動的歷史課，一次深刻的人性思考。作為香港市民，我們生活在這片曾經歷經風雨的土地上，更應懂得：和平並非與生俱來的禮物，而是需要代代相傳的承諾。在當下複雜的國際環境中，這部紀錄片的意義愈發凸顯：歷史或許會被時間沖刷，但那些關於善良與勇氣的記憶，始終是聯結不同民族的精神紐帶，也是和平的力量源泉。守護和平，需要我們時刻警惕，反對一切衝突暴力，珍惜來之不易的安寧。

從歷史的微光中汲取力量，在守護記憶中踐行和平——這，或許就是《里斯本丸沉沒》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。

◀本文作者與《里斯本丸沉沒》製片人、導演方勵合影。

心中的姆明谷

全球爆紅的時尚潮流Labubu由香港出生的藝術家龍家昇創作，據說設計靈感源自他兒時看過的姆明等漫畫繪本。姆明是誰，Labubu身上是否能找到他的特質？

從一九四五年開始，芬蘭作家兼藝術家托芙·楊松陸續创作了名為《姆明一族》的漫畫系列，描繪了位於北歐森林的姆明谷裏生活着各種各樣的精靈，他們的外形大多是動物，其中主人公姆明就是長得像河馬的精靈。姆明於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七四年在英國發行量最大的《晚間新聞》報紙上連載，打動了全球兩千多萬讀者，迄今仍是深受人們喜愛的漫畫角色之一。

楊松在創作第一本書《姆明與大洪水》時，歐洲正處於戰火之中，她當時因戰亂而情緒低落，無力作畫，於是便在幻想中尋求慰藉，構思關於這些白色河馬般生物的童話故事。書中講述了姆明和媽媽尋找失蹤的姆明爸爸，他和房子在一場暴雨中被捲走。旅程中，他們穿越了神奇的土地，認識了不同的朋友，最後來到了姆明谷。姆明爸爸出

現了，他攀附在一棵大樹的頂端，姆明屋也出現了，被沖到一個小山谷的草地中央。楊松在書中序言寫道：這是「我的第一個幸福結局」，可見這個烏托邦式的故事對她意義非凡。

讀者不難發現，楊松的作品充滿令人愉悅的顛覆性。比如，姆明媽媽是一位熱愛冒險、寬容且善良的家庭主婦，她可能穿着圍裙，但實際上掌控一切，用她的手提包仁慈地統治着姆明谷，從乾襪子到爽身粉，包裹什麼都有。而姆明媽媽和爸爸的原型顯然是楊松的父母，他們分別是雕塑家和插畫家，實際上也是她的媽媽在養家餬口。就像姆明之家一樣，他們的大門永遠敞開，迎接着絡繹不絕的各色訪客。至於姆明，最初是楊松叔叔構思的，其被設計成一個兇惡的妖怪，嚇唬孩子們別偷食品儲藏室裏的果醬。後來，楊松在一次與哥哥爭論哲學家康德時，在衛生間的牆上畫了姆明的速寫，說這是「她能想像到的最醜的生物」。姆明第一次公開露面是在為諷刺雜誌《Garm》創作的

戰時漫畫，此後該漫畫形象日趨成熟。

從寫作風格上講，楊松喜歡獨樹一幟，她時常透過凝視草葉和樹皮碎片，便能構築出一幅幅壯麗的風景畫。然而，她筆下姆明的冒險故事卻令人震驚地充滿災難，儘管文風輕鬆明快，充滿溫而而又略帶疑惑的喜劇色彩，但這些作品展現了被兇猛力量吞噬、被風暴、洪水和冰雪摧毀的景象，比如「眼前是一片曾經的大海，頭頂是深紅色的天空，身後是酷熱中喘息的森林」等等，而書中的人物總不露聲色地應對着周圍的風浪。小說中也常籠罩着令人震驚的恐懼，儘管有時陽光明媚，席地野餐，但威脅卻潛伏在每一叢灌木之後，就像在冰凍的湖面上滑冰，要時刻警惕腳下危險的深淵。正如評論家所觀察到的，這些小說觸及了一些非常黑暗的地方，按楊松自己形容，那是「白日夢、怪物以及所有刺激我潛意識的恐怖象徵」。「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，而這正是讓我平靜的原因」，這顯然是楊松的人生哲學。

正是這種災難與日常溫馨之間奇妙而令

人欣慰的結合，讓姆明一家如此迷人，經久不衰。姆明漫畫系列講述的是生存故事：再大的困難，一杯咖啡、一個擁抱都能化解，就算末日將至，姆明媽媽仍忙着在花壇周圍擺放貝殼，而蛋糕則在烤箱裏烘烤，按姆明的話說，她知道該怎麼做。許多文學作品都講述逃離家庭的故事，但在這裏，家庭始終是回歸的起點，一個安全之地，大門永遠敞開，「你必須經歷一段漫長的旅程，才能真正發現家是多麼美好。」如楊松所說，姆明一家經歷了洪水、地震、火山爆發、彗星，幾乎一切都發生了，但他們總是微笑着面對。

今年是姆明誕生八十周年，書中的許多主題——流離失所、希望、韌性、人道主義以及家庭的重要性等等，在今天看來依然重要。楊松创作的兒童讀物同樣適合成年人閱讀，包括尖刻的小美、哲學家史力奇、膽小的格羅克以及姆明一家等角色，很容易引起大家共鳴。對很多讀者來說，在姆明谷，總能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。

英倫漫話
江恆